

〔英〕詹姆斯·贝特兰 著

李述一 杜利格 译
华小汛 李联先
韩 红 郭 峰 校

UNCONQUERED

不可征服的人们

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

求 实 出 版 社

UNCONQUERED
JAMES BERTRAM
THE JOHN DAY COMPANY
New York 1939

不可征服的人们

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

〔英〕詹姆斯·贝特兰著

李述一 杜利格 华小汛 李联先译

韩 红 郭 峰 校

*

求实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875印张 259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,700册

ISBN 7—80033—009—5/K·6

书号: 11231·333 定价2.45元



这是作者在去晋北前线的路上。

这是一本

在华北战斗着的

农民中间经历了一年

惊险生活的日记

目 录

序 日本：战争的迫进

岛国人(1) 警报拉响了(9) 仲夏的疯狂
(16) “万岁!”(22) 向死亡挑战(28)

第一章 华北的崩溃

马可·波罗桥(35) 围困北平(42) 大屠杀
(48) 长驱直入(53) “真正的战争”(57)

第二章 上 延 安

绕道山东(64) 重访西安(72) 红军参战
(79) 黄帝陵(86) 到达目的地(91)

第三章 战争中的红色中国

在延安(99) 中国的列宁(107) 两个政党(115) 共产党的战略(120) “特区”(125)

第四章 进入山西

别了，延安(133) 黄河渡(139) 山西的战事(142) 中国人的撤退(146) 政治委员(150)

第五章 八 路 军

去司令部(155) 总司令(159) 传教士的插曲(165) 老友新敌(169) 日本人的插曲(175)

第六章 去 北 方

再见，司令部(190) 荒凉景象(193) 战斗中
的一二〇师(196) 发动群众(201) 冬日的
旅行(206)

第七章 在山区见到的贺龙

师部(210) 血与火的洗礼(215) 文娱生活
(221) 一个青年的自述(226) 新年(232)

第八章 前 线

一个旧军官的形象(237) 游击队(241) 在
前线(245) 战地(250) 穿过日本人的封锁
线(254)

第九章 游 击 队

旅部(259) 游击战(263) 一位英雄的形象
(268) 侵略者的“和平”(273) 中国的新长

城(278)

第十章 统一战线

归途(283) 基督徒和共产党人(288) 第五纵队(293) 汉口交响曲(298) 不和谐의香港(305)

尾声 盲目的侵略者

第二个春天(312) 阴云下的北平(317) 帝国的缔造者(323) 东京的“五·一”节(327) 不可征服的人们(333)

译后记(339)

序

日本：战争的迫进

岛国人

“您没有照相机吗？好。也没有手枪吗？好。那么，我们可以上岸了。”护照检查官员收起入境登记表，并朝我微微一躬，以示欢迎。

他身穿破旧的黑色衣服，面色忧郁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，留着一撮象张伯伦先生一样的小胡须。此时，盘问结束。他那郑重其事的态度明显地放松了。他为向我问了这么多的问题而表示歉意：这是例行公事……他拿着草帽和雨伞，领我走出了船舱。

在舱梯口，我的新向导停下脚步，欣赏着一大盆菊花。“在英国，”他带着遗憾的神情说道，“你们那里没有象这样的花。”

“菊花？”对此，我委婉地表示反对，“不，英国也有菊花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，”他轻轻地抚摸着那盛开的花朵，“这是日本的花……”

这似乎并不值得争论。我们友好地漫步下了码头，向火车

站走去。狭窄的港口正在紧张地装上卸下；淡淡的雾霭笼罩着水面，雾霭中棕色的船帆依稀可见。此刻，我不禁深深地吸了一口海岛上清新的松木芳香。

“真可惜，”我的同伴仍陶醉在“花”的话题之中，“您错过了春天鲜花盛开的时节，但您还可以看到蝴蝶花。日本，”——他的祖国的名字，即使我对日语不太熟悉，但听起来都是那样的亲切动人，“是鲜花之国，这里总是满目翠绿。不象中国，中国根本没有树。”

对他末了这句话，我感到诧异，然而却未做什么评论，只是转而问道：“日本人对中国究竟怎么看？”

他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似乎我触及了一个令人痛心的题目。“怎么说呢？日本想同中国交朋友，而中国人却理解不到这一点，总是给我们找麻烦。”他谈论中国时，一个他所描述的中国便即刻在我脑海里闪现：无垠的国土在乌云笼罩下一片昏暗；小鬼一样的人麋集在荒芜的平原上，个个都对日本表现出粗暴无礼。“我们只是想要帮助中国，而中国人却是那样地不可信赖。很难……”

车站到了，我向这位友好的向导道了谢。临别时他又有点打官腔了：“那就是您要乘的火车，您肯定没带手枪吧？不要忘了去帝国花园。在这个国家里，总有值得看的东西。”

他说得很对。时值一九三七年六月，我抵达东京时，看到的东西远不只是蝴蝶花。

在远东，人们追忆着大战前1937年的春天，正如欧洲曾追忆已被人忘怀的1914年的夏天一样。回顾往事，很难相信那些平静的日子是真实的。

春天，给中国带了几分复兴的景象。随着不久前国内严重

危机的和平解决^①，国家的统一有了新的希望。使中国人感到惊讶的是，日本似乎并非存心不良。东京和南京之间本来相互激烈指责，此时却奇怪地停了下来。3月，一个由日本银行家和企业家组成的经济代表团访问了中国，并写出了一份有助于促进友好的报告。据说，他们甚至建议对中国在其华北问题的明显的不满采取一切补救办法。确实，这个亲善代表团，同驻华北日军之间有些磨擦，但还是有可能避开这些矛盾。他们将希望寄托在日本在华北的“温和的”新任指挥官——陆军少将太四郎身上。那时，人们还都不知道，作为一名日本温和派指挥官的重担，已经使太四郎将军的身体受到了致命的摧残。

甚至在自1931年以来的每个春天都一再重现战争阴影的北平，要不承认这些吉祥的预兆，似乎也是很不应该的。人们知道，日军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它的立场，但陆相林銑十郎那种恃强凌弱的气势，这时在外务省却被真正开明的自由派佐藤所抵销。林銑十郎在位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。而日本的“温和派”——太平洋和平的预言家们总是以极其乐观的口气提到的这个政治团体，似乎可望得势。

要研究远东这两个不和的邻国之间的关系这时似乎是个最好的时机。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从华北出发赴日本。但有经验的观察家摇摇头说：“现在太象1931年了。”在我离开北平之前，一位叫欧文·莱提摩的人告诉我：“形势平静得令人不安，恐怕要发生另一次‘九·一八’事变。”是的，人们不会忘记，当时短暂的自由派政府和对中国友好的信誓旦旦的声明，却成了突然对满洲发动血腥冒险的准备阶段。甚至在人们不将国与国之间的诚意当作一回事的年代里，也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在外交方面

^① 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。——译注

使用了鹰和鸽两种不同的手段。

从中国经满洲、朝鲜至日本的旅行，堪称是实地上上了一堂历史课。汉代及尔后各朝代繁荣的中国文化，就是以朝鲜半岛为桥梁，穿过海峡传到未开化的、偏僻的日本群岛的。在公元五世纪及六世纪，朝鲜是中国文化的前哨及佛教圣地，那时中日交往最为密切。中国带到日本去的，就是日本人现在极其珍视的全部日本文化遗产。

一千五百年前，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，在当代，日本却回敬以坦克和大炮。现在情况恰好完全相反。同样是通过满洲和朝鲜这个桥梁，日本却到远东推行其现代的“文明使命”——这种文明的标志不是图书馆和寺院，而是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坚固的纪念碑。

我们这次北上去日本，一路上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中日相互征服的盛衰起伏。顺便说一句，一路上听到的消息加深了我们的这种印象。大连，这个具有现代港口和古式马车的奇特的矫揉造作的城市，是南满铁路的中心，是日本人从北方对香港构成的挑战。我们在这儿听到了有关林銑十郎将倒台的最初的传闻。汉城，是整个东方为数不多的中国和日本艺术融为一体的城市之一。在这里，日本政府已经倒台的消息被证实了。以近卫为首的新政权，已被各国称为“改革内阁”，并准备继续进行由佐藤外相发起的友好往来。

但是，有关新政府的一些情况，即便在当时看来，也难以令人放心。佐藤本人已将外相的职位让给了广田弘毅——1936年“三原则”^①的炮制者。这个“三原则”已成为日本“东亚永久和平”政策的具体体现，并成为同年与德国缔结“反共产国际协

① “广田三原则”提出的时间应为1935年10月。——译注。

定”时有效的外交手段。杉山出任陆相。马场出任内务相，此人代表着重工业与军方的利益。他们的名气远远超过了态度和蔼但政治经验不够丰富的近卫。很清楚，从其混杂的组成来看，新内阁肯定会遇到麻烦。

这就是我到达日本时的总的政治局势。这里自由派人士仍在欢呼林銑十郎的失败。林銑十郎这个日本的克伦威尔，曾试图踢开国会，使用连皇家议会都认为太露骨的手段来统治日本。但是，日本的自由派如同任何地方的自由派一样，没有组织，又太乐观了。他们希望加入新政府，却又无法将自己的希望变为现实。

日本和现代化的意大利都是张开双臂欢迎游客的国家——只要他们不做超越游客或潜心研究高文化的学者身份的事。只要你不超越这个范围，无论在博物馆、剧院或大学图书馆，你都会发现工作效率很高，并会受到殷勤的正式接待。人们只能对此表示感激不尽。我在日本极其愉快地度过了头几周。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的話，大多数人研究别的国家都采用从文化入手的方法。

然而，时间就是敌人。当然，我来日本希望看到的远不止博物馆。如果你独自到东京的贫民区、或是于夜间到城市工人的浅草娱乐场转一圈，你就可能了解到一些当时的真实情况。如果你漫步走过那些下等妓院区收获会更大。在那里，涂脂抹粉的女人象耗子一样透过栅栏凝视着过往的行人（这个世界第三大城市中的娼妓难以数计，她们大部分来自农村贫穷人家，被迫卖身为娼）。

然而，这才刚刚接触到现实。仅仅通过对比是无法了解现实的。“我想要弄清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而不仅仅是外表，”一天，我对日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曾这样抱怨道，“我想去访问

工厂，同日本工人谈谈他们的生活。难道就不能住到乡下的哪个村子里去，直接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吗？”

这位机敏而满脸堆笑的教授突然很滑稽地向我发出警告：“在日本，你很难得到机会访问工厂。也许，假期里你可以同日本学生一道去农村。可是得由我们来选择去的地区，接着警察会问，你在于什么……”

这次谈话是在东京一所大学的一间教员办公室里进行的。此时，身着蓝制服的学生们正在窗外的花园中散步，他们是那样认真严肃，这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。就象以往谈话冷场时一样，我提到弗雷达·乌特里的名字，最近她对日本社会的指控，是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然而又很容易谈起来的话题。

“你读过《日本的泥腿子》这本书吗？”

我感到有些诧异。这位经济学家点点头说，“当然，这部书已被查禁，但因为我要写书评所以弄到了一本。弗雷达·乌特里在书中所述大部分相当真实。我甚至可以向她提供一些更加‘令人吃惊’的材料。但她对事实的解释则完全是错误的。”

“您承认这些事实吗？比如说，您承认有关工人和农民的状况吗？”

他咂一咂嘴，用日本人那种惯有的彬彬有礼的方式辩解道：“对于这些事情，我们比任何一位外国人更为了解。然而，外国人所永远无法理解的恰恰是日本人的性格。诚然，女孩子在工厂一天工作十二小时而工资却非常低。但这些姑娘们工作得很愉快。她们乐意过艰难困苦的日子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只有这样才能报效祖国。

“你们外国人无法懂得，爱国主义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。这不仅仅是士兵勇于血染沙场的献身精神。在需要的时候，为了民族的利益作出牺牲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。”

在日本，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糟糕的似是而非的议论。整个不稳定的日本经济的中坚力量农民和农场主，终年过着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；通过政府补贴和减税来鼓励工业发展，而同时又降低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。这些，居然都是为了民族的利益（我感到需要给“民族”这个字下个更精确的定义）。

“日本经济发展的整个趋势人为地转向刺激工业发展的道路，这样做是以牺牲农场主利益为代价的。其结果如何呢？”

教授耸耸肩膀，“也许会打起仗来的。这完全是战时经济。当然，我们自己不希望战争。但是，日本有强大的敌人……”

这种说法再现了1914年的情况。那时德国的教授们就是这样说的。现在日本人又怀着同样的紧张心情。他们把戈林将军奉若神明。这位经济学天才曾断言：枪炮比黄油重要，高效炸药比维他命重要。这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！

在这里将一无所获。我很快便发现，政治，在日本并非一个受欢迎的话题。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（我曾为他带来一封外国友人的信）更为直率。我们在东京一家咖啡馆里进行了私下交谈。我知道这个人的过去情况：他多少算个革命者，尽管他非常温和而且学究气十足。但他现在说话总是很尖刻。

“对了，他们对近卫满怀希望……而近卫不过是个傀儡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他们想要他成为新法西斯团体的首脑。但是公平地讲，他不是法西斯分子。法西斯党失败了，他们不能产生一个受拥戴的领袖。

“日本只有两股真正的势力——陆军和海军。他们在政治上代表什么？陆军与重工业紧密相关：他们想在亚洲大陆上打仗，想从华北攫取原料和矿产，并以此作为对付苏联的基地。海军则靠依赖对外贸易的制造业和轻工业的支持，他们想要向

南扩展，以寻求更广阔的市场，并企图同中国政府达成‘友好的谅解’，逐步向中国渗透并控制整个中国的贸易。

“对了，这样就产生了真正的矛盾——大企业之间利益的矛盾冲突。哪股势力占上风呢？每次都是陆军。自1932年的上海战争以来，海军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劣势，现在他们也许想重整旗鼓，然而陆军仍旧控制着政府。”

“社会群众党之类的反对党怎么样？”

他的口气比先前更轻蔑了，“这些家伙将来有可能变成法西斯。眼下国会里还没有什么反对党。但是，既然各政党自林銑十郎失势以来都感到自己羽翼更加丰满了，那就有可能要出事。大阪制造商们反对新的军事预算，他们认为近卫是支持他们的。但如果真的存在进步分子在内阁中得势的危险，那么，陆军省就会有所行动。这样，近卫就得瞧着陆军省的眼色行事了。”

他说的似乎有些道理，因为新内阁在其执政的第一个月里，无所事事，令人感到奇怪。最明显的是在对外政策方面迟迟不表态。报社记者缠住外务省发言人不放，但却一无所获。这个月里，一切都陷入僵局，政治局势令人愁容不展。

然而，有些事情正在幕后策划之中。自由派希望得到最好结果，等待着有谁能主动站出来领导他们。军界明白时间也许不多了，因此制定了他们的计划。

警报拉响了

山间小河在绿树成荫的堤岸间涓涓流淌，清澈而凉爽。船夫是几位皮肤油黑、身强力壮的渔夫，他们慢慢地撑着平头船逆流而上。我们躺在帆篷下的草席上，舒服得昏昏欲睡，只有这种船能给人以这样的感受。

周围的景色也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风景画，群山环抱，处处可见雅致的小木房。有的建在小块稻田之间，有的座落在小山上。雨后天霁，格外清爽。

船的前方，有两个人站在河中间张网捕鱼，另一个抓着我们捕鱼的鸬鹚。当网撒入水中时，鸬鹚不等人们示意，便急不可耐地一头扎入清清的水中。它浮出水面，贪婪地吞噬着，在那尖尖的嘴边闪过一道银光。这时，打渔人熟练地从它嘴里把鱼取出，顺手扔进鱼篓里。鸬鹚又一次急忙扎入水中，又一次被迫将叼在嘴里的鱼吐出来。这家伙真是贪心不足，一再被迫将叼在嘴里的鱼吐出来。

我懒洋洋地注视着鸬鹚永无休止地重复这些动作，心中不禁暗想，如果可以把这一切赋予道德意义的话，可以说这是一则有关日本工业的寓言。那鸬鹚知道给人耍弄吗？它知道自己捉鱼是供给别人享用的吗？它为什么不甩手不干？但是它一不干，主人很快就能让它饿得挺不住，于是它又会乖乖地干起来。

“美极了！”一个悦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说话的人此